

擺渡

By 總院 內科部 楊翼寧醫師

漫天荒草含著湖面磅礴的水氣綿延在水陸的交界，使得上岸的路總是不經意地淹沒在不知所終的躊躇。就這樣，在無盡的時間裡，擺渡人用赤裸的雙腳打著水折返於無數次的此岸彼岸，卻依舊尋不著那片荒蕪的始終。

所謂醫生，醫生難得，醫死難免，不過是一個個遊走於生死兩岸的擺渡人。

未緊閉的門縫傳來一陣細碎的騷動，好不容易鬆弛片刻的神經又瞬間興奮起來，抓起床旁皺成一團的白大褂後順手把桌上的聽診器放入兜裡，準備接客。

從遠處即可聽到此起彼落的交班聲：「DNR 簽了嗎？幾條 IV？有沒有三管？幾線升壓？」，連他的家庭背景和婚姻情況都要精心著墨一番，此刻的內心便如論斤論兩的市儈一般開始掂量著素未謀面的他。凝結在空氣中的氣味硬生生地把時空拖曳到酷夏正午的大馬路上，黑得釉亮的新鋪柏油在豔陽下蒸散解離，將當下置身冷氣房的大夥兒搓揉在一塊兒。

踏著稍顯疲憊的皮製拖鞋信步走向被桔紅色圍簾築起的深邃空間，裡頭是一片充斥著聽覺與視覺的狼藉之地，由紅藍黃綠線條交織而成的監視器因稀薄的血氧和不安的血壓鼓譟不已，四散的血唾沫與排泄物有如地圖上奔流於名山溝壑間的大川，川流不息的自詡使得孕育溪澗的山林土壤頓時枯敗不堪，數條人工搭建

的塑膠管路竟玩笑地成了眼前這皮骨相連的軀體對外唯一宣洩的窗口，只不過即便是委屈，對他而言，也所剩無幾。

聽診器的那端傳來急促的心音夾雜著仍算勻稱的呼吸聲，順著視線往上游移半吋，掠過堅挺的鼻樑，那是一雙布滿複雜情緒的眼睛，顫動的眼神中少了年少美目盼兮的天真爛漫，少了壯年傲視萬物的熱血雄心，卻多了按耐不住的憤恨與埋怨，多了不願面對的恐懼與執念，還有一絲尋死的堅毅在眨眼間若隱若現。收回擱置在胸壁的聽診器，閉上直視片刻的不忍，欲意轉身，卻躲不開背後迂迴光影的暗示：被脆弱和不甘綑綁的他，在偌大冰冷的刑臺上正用盡全力扭動身軀，上演著困獸的，最後一搏。

走出圍簾之外，依舊是生死的化內之地，一雙爬滿皺紋厚繭和沾滿淚水的手在胸前顫抖著，蒼白稀落的髮絲掛在耳際，矮小瘦弱的身影頻頻彎著腰，嘴裡念叨的是：「醫生，你要救救他！」。伴隨著啜泣的祈求在空盪盪的白色長廊裡更顯得卑微，靜靜的望著她，流光歲月毫不吝惜地在這個老人的臉上留下傷痕，數十年來的怨懟瞬息之間被彼岸的重量消耗殆盡，只是無奈盼望許久的重逢竟成了一場生與死的較勁。

經過一夜腥羶交加的暴雨，岸邊隨風搖曳的蘆草向露出水面喘息的雙頰吐著陰溼的泥濘，那寒勁貫穿脊梁，令浸在水面下的大半身子直打哆嗦，肩負他人性

命與自身宿命的擺渡人只能更加奮力地用腳掌攪拌著湖水，希望藉此維持核心的體溫，繼續在未知的水道中前行。

單間內的急救鈴大響，繞樑般刺耳尖銳的長音划破了大地甦醒前的靜謐，緊接的是大眾一貫偏愛的重口味情節。戛然而止的心率為這場無名的征戰拉開了序幕，潛伏於滾滾煙硝背後的千軍萬馬在朗朗穹蒼下躍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燈枯油盡的他鋪天蓋地而來，鐵騎上的戰士們各個揮舞著交疊的拳頭，不斷地在他龜裂凹陷的劍突上予以重擊，渾厚的力道將背上的肩胛拱起，聳入雲霄，猶如振翅藍天的草原雄鷹。

敲不醒的識，喚不回的魂，一抹冷冽輕蔑的笑意從他緊抿的嘴角溢出，嘲諷著身旁這一群耽戀肉體的禿鷹之兵，混亂失序的心不禁打了幾個寒顫，戰前孤注一擲的傲慢完全潰堤，原來，面對逝去竟如此不堪一擊。

悶著頭，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由被湖水浸透的角膜望去，水天一色朦朧了目的地，彼岸似乎在前方不遠處，向晚的餘暉以粼粼的湖面為介質反射出蜃樓海市的縹緲，反覆折疊的影子在腦海中虛晃不已，待勉強回過神來，映入眼簾的是險峻裂岸和無比兇猛的巨岩，岩石上刻著斗大的三個字，寫著「黃泉路」，那瘦骨嶙峋的柳體暗藏骨勁錚錚的鋒芒，令人無法直視。相較「還魂門」對溫度、距離與氣息的容忍，這地方著實多了幾分決絕與不留餘地，連呼吸都覺得壓抑。

此時擺渡人熟練地將雙膝蜷縮在胸前，任由浮力舉起沉甸甸的兩個靈魂，卸下寄生數十載的軀殼，他輕快地上岸，頭也不回，帶著今生的貪戀繼續上路。

又再一次即將離岸的擺渡人，依舊被那襲濕漉漉的華美白袍裹著如殉化的鯨豚，每回的葬身總在等待的擺渡中抉擇，在抉擇的擺渡中等待，積極穿梭在生死現場的身影看似強勢霸道，孰知在這四望茫茫的此岸彼岸，他只是一個被脅迫的目擊者，一個永遠上不了岸的人。